

从环江去往宜北思恩

□ 韦光勤(壮族)

这些年，之所以频繁地造访环江，缘起于家族的一个传说。我的家乡瓦窑有两大姓，韦姓和覃姓。二姓自然聚族成村，人口大致相当。韦姓有一个名叫成敏的四世祖先，是清乾隆年间的恩贡。道光六年《天河县志》上有确切的记载，只是那个记载过于简略，仅有五个字：韦成敏，恩贡。

每次面对县志上的这五个汉字，我都竭力亲近这个祖先，试图找到一些与他相关的有用信息。在我的想象中，作为一介书生的这个祖先，应该是长年身着一袭长袍，立于高处，衣袂漫飞，如一面临风漫卷的旗帜，昭告瓦窑韦氏子孙，务必勤勉恭谦，亦耕亦读，踔厉奋发。据长辈人说，他曾在思恩县任职，至于担任什么官职，不得而知。从韦氏族人叫他“公杭”（壮语方言，意即县太爷）这个称呼上看，他应该是个“副处级”以上的“干部”。为了弄清他的事略，我绞尽脑汁，并在网上购买了道光年间编纂的《思恩县志》，随后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通读，还做了数字可观的笔记，生怕一不小心漏掉与他有关的文字。然而，数遍读下来，极为沮丧，那上面没有他的一丝踪迹。由于担心自己手上的资料不足，甚至还委托超然兄代为查访。几番折腾，均告无果。

尽管寻祖未果，但由此与环江结缘，并无数次深入其腹地，轮番踏访，且乐此不疲。我私底下想，在一块祖上曾经亲近过的土地上反复行走，是这人世间的一件美事和乐事。

然而，这仅仅是去往环江的理由之一。最为直接的动力源泉，来自那些数不清的刻有文字的石头，以及喜欢阅读石头上文字的友人。这些年在野外行走，石头一直是无法绕开的东西。那些不会说话的石头，它们在用一种隐秘的方式与人沟通交流。在与人默默相对时，那些上了年纪的石头，很平和，很亲切，也很慈祥，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头角峥嵘。倘若手指在石面游走，甚至能够感受到指尖传递过来的某种温度。我曾经偷偷问自己，要是没有了那些可爱的石头，没有那些能够读懂石头上文字的友人，我的脚步会不会如此频繁地迈向环江的旷野？

没事的时候，经常翻阅各种州府县志，翻得最勤的还是各种版本的《庆远府志》和周边县市的县志。《宜北县志》《思恩县志》和洋洋洒洒百万言的《环江县志》，更是随时翻阅。在那些发黄的纸面上，我听到了方滁山俚语飞扬的歌声，看到韦继新冲锋陷阵的震天呐喊，看到了仓皇失措的卢式真身后的剑影刀光，甚至还看到了那个名叫陆禹臣的唐朝神仙。

所有这些，都是我去往环江的理由。认真说起来，环江两处石头是要看的。一处在过去宜北县的明伦，一处在过去思恩县的下南。它们分开了很多年，各有归属，直到1951年才会合在一处，成为环江的石头。

最早名声在外的应该是下南的碑刻，然后才是明伦的牌坊。那年国庆节，在邕城补充粮草的一家三口本打算去一趟海边。突然，天气预报说台风要来。于是，一大早便调转车头，把余下的时间交给了环江，交给了下南，交给了凤腾山。那时，还手机导航尚未普及，出行得靠车载地图。要是更新不及时，它经常会把路导偏，叫人找不着北。那天好不容易来到凤腾山下，因为受台风影响，突然间下起了雨。中秋时节，凤腾山上的茅草一片金黄，高与人齐，让人找不到上山的路径。再加天公不作美，荒草弥漫，雨水淋漓，无法上山。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在山脚仰望。由于身在低处，视野所限，只能看到古墓群的一个边角。于是，用手机拍下那块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后驱车前行，来到对面的山坡。此时，古墓群才尽收眼底。那些高大巍峨而精美绝伦的石碑，如成群的牛羊在草丛间若隐若现，像是跟人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如此情状，宣告我的踏访只能以遗憾告终。

第二次来到凤腾山，是几年之后的又一个秋天。这次不是夫妻二人孤独前往，而是多了两个富于野外踏访经验的友人：聿聿和好友。那段时间，聿聿受人之托，带着课题，与万琼兄一道，对凤腾山古墓群进行系统的考察。那天的天气尽管闷热异常，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一个山地民族的触摸与激赏。在聿聿兄的精准解说下，凤腾山虎跃龙腾，犬吠凤翔；葫芦高

悬，祥云飘荡；琼花瑶草，满目琳琅。在这里，我看到了之前从未看到过的墓葬形制，领略到了之前从未领略过的毛南族石雕技艺。这让我回想几年前在贵州看到的精美石雕。它们是那么的美轮美奂，那么的赏心悦目，让人不由揣测起贵州与宜北思恩之间的某种关联与传承。

那天，我们一行四人完成了凤腾山的穿梭之后，便马不停蹄驱车前往明伦北宋。初次听闻北宋的石牌坊，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这是北宋时期的遗物。到了实地之后才发觉，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太过清朗明朗反而没了趣味，倒是拐弯弯曲曲折折一番之后才会顿生情趣，让人心生向往。

北宋牌坊历经劫难，这似乎与卢式慎家族的遭遇相互仿佛。那段悲情的往事，勾起了无数人的眼泪，流布甚广，无需赘述。

对于这样两座沧桑凝重的牌坊而言，秋天的探访是恰逢其时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是屈原在悲秋。“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是宋玉在悲秋。古人悲秋，今人也悲秋，可谓今古一例。因此，在这样一个萧瑟的秋天，来到北宋牌坊，更让人心潮涌动。

“一门九烈”“一门贞烈”这样的字眼让人无语凝噎。卢氏家族当得起那些坚硬黝黑石头上忠义节烈的文字，当得起谭钧培、岑毓宝“百战卫乡邦”“九重褒节义”“褒苦节”“挹清芬”的褒扬，当得起那驾云的祥龙、朝阳的灵凤，也当得起纷至沓来的无数凝望的眼神。

正是有着如此刚毅忠勇的传统，明伦这块慷慨悲歌的土地，才会出现宋代农民起义军首领莫梦弼，才会出现清代举人、诗人韦继新，才会出现辛亥革命的爱国将领卢希焘这样的文人武将，才会成为清末会党起义的策源地。

回想起来，猛然发现，在环江的行走，从来未能一次成功。对凤腾山的踏访，我去了两次；对北宋牌坊的探访，我也去了两次。只是间隔时间有长有短而已。探访凤腾山，是因为天气原因不得不终止；探访北宋牌坊，是因为缺乏攀登的凭借，看不清牌坊

高处的文字而耿耿于怀。为了弥补这样的遗憾，我不得不重新再来。于是，一个星期后，借助那把伸缩梯的援助，对上面的文字逐一进行拍照。接着，进入北宋村民家中找到一个卢氏后人，读完了那个退休小学教师所能提供的全部拓片，才心满意足地离开。随后，把所有的图片一一转换成文字，并分享给所有需要的人，对北宋牌坊的探访才告一段落。直到这个夜晚，当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下“北宋牌坊”几个凝重的汉字时，悬在心中多年的心事才算真正了结。

或许是心理作怪，每次踏上环江地界，我都喜欢视身在何处来决定叫它宜北还是思恩，好像只有这样称呼才对得起脚下的这片土地，以及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的毛南族同胞。

那天，在七层的思恩塔上，我看到了七组壁画，每一组用八张图讲述一个故事。一楼讲的是寻找幸福，二楼讲的是圣母和仲定，三楼讲的是三界公，四楼讲的是太师六官，五楼讲的是三九，六楼讲的是三娘与土地，七楼讲的是三曹。每一个故事都根植于思恩或宜北的土地，且都与思恩感恩有关。这些远古的传说，日夜奔腾在毛南族同胞的血管里，镌刻在一面面五彩斑斓的帷面上，书写在旷远洁净的天地间。

这是一块思恩和感恩的土地，一块富于创造的土地，也是一块忠义包容的土地。毛南族的“顶卡花”，精致，结实，漂亮。那柔软而坚韧的金竹篾，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同心圆。毛南族同胞世世代代围着这个同心圆，怀着一缕缕思恩的情，一颗颗感恩的心，绘就一幅幅亲如一家的民族团结画卷，悬挂在顶天立地的大山之巅，铺设在瓜果飘香的毛南大地上，从环江到宜北，从宜北到思恩，漫天翻卷，五彩缤纷……

【作家简介】韦光勤，广西罗城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河池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26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学员。作品散见《民族文学》《散文海外版》《广西文学》《红豆》等。曾获首届“东西文学奖”全球征文优秀作品奖。有作品入选年度选本。

春到花山叹历史



▲花山岩画。黄佩强 摄

一江水，万仞山，数千朱红，构成了左江流域浩瀚的历史画卷。时间隐去了千百年前古骆越人刀剑的铿锵之声，却留下了他们鲜明伟岸的身姿不朽于崖壁之上。宁明花山岩画，这颗于明江之畔熠熠生辉的明珠，将广西南明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弹丸之地，推向了世界的舞台。

若不是因为这些历史遗存的出现，宁明人或许难以考证自己的祖先曾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生活了多少年岁；但也正是因为它们的现世，令世人为之惊叹，也为之所困顿。

抱着对历史的敬畏和文化的景仰，我们在木棉花开的时节前往宁明，想要走近这远古的文明，触摸关

于生命的密码。船只在明江上破开时光的静谧，向历史的深处驶去。两岸群山绵延，奇峰耸峙，不时可见笔直挺拔的木棉于青葱翠竹中探出头来，开成一片红霞。峰奇水曲之间，我们行经了古骆越人的崖葬之地，远远与几处岩画点擦肩，最终来到了宁明花山岩画的主体景区。海拔345米的奇峰临江兀立，山壁陡峭如削，冷峻地俯视着在此迂回转北的明江，及明江上的游人。仰头，黄黑色崖壁上的赭红色图案呼啸而来！无数个正身或侧身的人像，双手向上弯举，手指叉开，双脚向下屈膝分开，围绕在一个个形似铜鼓的图像周

围，动作整齐，阵势壮阔，将人一下子就拽入了岩画中那个人欢马啸、锣鼓喧天、纵舞高歌的场景。

那些蛙形蹲举的人物看似雷同，细看之下却各有千秋。有的头戴饰物，有的腰间佩剑，有的骑兽而行，甚至还有怀孕的妇女跪坐梳头……在这8000平方米的岩壁之上，约有一半的正身人像达1米至1.8米，最高的达3.58米。最高的人像头戴兽形饰物，腰上挎着环首削刀，脚下踏着坐骑，威风凛凛、气派非凡。

是谁挥得笔如椽，乾坤写此大诗篇。这样奇绝的地势，古骆越人究竟是采用什么工具攀爬而上的？岩画的作者是谁？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在绝壁上作画？这些岩画的颜料为何能经历千百年而不褪色？岩画所想表达的场景和含义又是什么？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无数的专家学者接踵而至，想要解开这崖壁上的千古之谜，然而，最终的真相仍待探究。

确定的是，花山岩画上的内容与考古发掘及民俗遗存可以互相印证。譬如岩画中类似酋长的人物腰间悬挂的环首削刀，与广西出土的战国环首刀完全一致；而岩画中间的打击乐器，与广西博物馆馆藏的羊角钮钟相去无二；壮族传统的蚂拐节、铜鼓节和陇峒节，亦是花山岩画的原始信仰和文化形态的遗存……

远古的文明跨越2000多年的风霜在300多米的高山崖壁上与现代的气息融汇相交，令人仰之弥高。

或许，这些陡峭的崖壁是前人刻意选择的“圣地”，在如江水飘摇的浮世中，只要子孙后代心怀敬畏的仰望朝拜，便能得到福泽，得到守护这片流域不竭的力量。

年复一年，江岸的木棉开了又败，慕名的人们去又复来，我们不知道最后一个绘制岩画的骆越人是如何消失的，但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后裔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就像这崖上的壁画般，经历时间浮沉，仍旧鲜亮如初。

【作家简介】覃冰，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有作品发表于各大报刊。